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風月鑑 第十一回 閨謔 齋別

話說喜事諸物俱以齊備，到了吉期，那親迎拜堂，一番熱熱鬧鬧是不須多贅。卻說富春過了三朝，就著跟來的雁奴去喚了娉婷來。這時恰好媽娘不在房裏，娉婷來了，富春問說：「我一來的時候，便看見你了，後來又看見你來這，媽娘幾次在，我總不得空問你。」娉婷聽富春說到這裏，就跟圈一紅說：「我在老太太跟前，老太太實在疼我。總是我自己無福，竟惹老太太生氣，所以老太太打發了我，我也未得去給小姐磕頭，與雁奴妹子辭行。」說著就掉下幾點淚來。富春說：「你怎麼湊巧就到這裏來了，我與你雖非他鄉，卻也算遇故知了。但是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，你來的久自然是知道的，你不要瞞我。我問你，自家大爺往我家去親迎拜三，如何家裏老太太、老爺並下邊的家人，俱說像那年來投向的王貴一樣？」娉婷聽了，卻不好答應，又不敢不答應，祇說：「這像王貴或者是王貴也未可知，但大爺明明姓常名敏，又明明是解元，如何肯當做小廝的王貴？說這或者是人之面貌相同。」富春說：「你怎麼又剛剛賣到這像王貴的常敏家呢？」娉婷卻答應不上來，祇說：「這卻連我也不知道。」富春說：「這卻連我也未必不知道。」娉婷就連忙跪下說：「娉婷若有不遵小姐素日所訓‘貞節’二字，願世世不得人身。」富春笑了一笑，叫雁奴拉起來，說：「可以我為醋海中人乎？我若如此，子當聞酸風而堂餘光焉！你從實對我說罷。」娉婷含羞帶笑，把前事一一告於富春。富春聽完了，又笑了一笑說：「我先正想我跟你與雁奴不能一生常聚，此正如吾之願。」雁奴說：「姐姐，你們花園裏的事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富春笑著，「噯喲」了一聲說：「你要早知道了，我的那個水晶瓶也要碎了。」娉婷聽著，把臉紅了又紅。忽聽院裏腳步響，雁奴跑出來一看，說：「大爺回來了。」

媽娘進了屋，看著富春在那裏笑，娉婷在旁站著紅著臉，娉婷見媽娘來了，瞅了他一眼就出去了。媽娘就裏間坐下，問富春說：「小姐笑甚麼？」富春說：「笑你真真是個有才的。」媽娘說：「我這庸夫俗子知道甚麼？像小姐，是超織錦之奇，畫過描鳳之巧，又這樣貌比王嬙而王嬙猶輸一著，色比西子而西子亦讓三分，可謂佳人而才子者也。」富春說：「大爺之言我固不敢當，然即如是，亦不及大爺這種才情這樣人品，又這樣芳名，媽娘可謂才子而佳人者也！不特可謂這樣才子而佳人，又可謂那樣才子而家人者也！」富春說著，卻笑個沒了。媽娘說：「這有甚麼可笑的？」富春說：「我要不笑，我可就要待小人不惡而嚴了，說王貴你好大膽，我們小姐在這裏坐著，你也敢坐著，來跪下！」媽娘說：「跪下我情願。」說著就跪下說：「解元常敏稟見。」富春笑的氣喘不過來，說：「王小廝，你怎麼敢私人花園，實實供來！」媽娘說：「小的不敢！」富春又笑著說：「王小廝，你怎麼敢拐騙人口？」媽娘說：「小的實在不敢，請解元夫人、王小廝僕婦發落！」富春笑著說：「你怎麼把我也糟蹋起來了！」說著笑彎了腰說：「你嘔死我了，罷了，罷了，姑寬可也。」媽娘說：「謝解元夫人釋放，小廝僕婦大赦。」說著也笑的氣喘不過來。富春說：「你起來，我與你說正經話。」媽娘起來作個揖說：「小姐有何下諭？」富春說：「坐下罷，真鬧了。」又叫雁奴說：「你笑還未笑夠？去給我倒茶。」雁奴笑著去了。

媽娘說：「甚麼正經話？」富春說：「你可知道奚家姐妹要搬回去了！」媽娘把臉色一變說：「可是真話？」富春說：「是奚伯母前日來說，奚老伯來家了，把他姊妹接回去住幾天，說老伯還要出門。」媽娘說：「奚老伯再出門，自然是引姐姐、拾妹妹還要進來的。」富春說：「祇怕未必。」媽娘把眉一皺說：「這是惹個，莫是我得罪他們了？」富春說：「依我看來，也不是你得罪，就是老伯來家，來接他們的話也是個飾詞。」媽娘說：「怎麼樣聽？」富春說：「這不難懂，因為你如今成了親，是成人了。你們雖是姐妹，畢竟是個異姓，住在一塊不方便的意思。」媽娘說：「天下人要個個如此多心，像這日子我也過不成了。」富春說：「你是個解元，自然是文理通的了，難道人情說不通嗎？且無論奚家姐妹之事，你一時高興，跑在我們園裏，把娉婷千方百計買了來。雖然是你憐香惜玉之情，然非我知娉婷之真，又知你之切，亦不免有些疑心了。況男女避嫌，禮之宜然，奚家姐妹如何不當去的呢？」媽娘就作了一揖說：「你真真是一口涼水叫我吞下，頓使肺腑生風。但是我們姐妹一場，我想去給他話別一番，不知小姐可許否？」富春把眉一皺，臉一變，正色說：「你把我當作何人？床頭夜叉非我富春也！且人孰無情，用之於正，惟恐其薄。奚家姐妹我跟他也是甚親熱的，我也想去看看纔好。何況你們雖不是從小姐妹，也是在一塊過了幾年的，一旦舍去，豈不大家都難分手的。你就先去，我到晚再去。」媽娘就去了。

到了聊寄齋，引香、拾香並宜人、阿黎接著。進屋坐下。媽娘說：「姐姐、妹妹就在這裏住著，雖不十分如意，也可將就，為何又要回去？」引香不答應，拾香說：「‘將就’二字，豈是長策？我們在你家住著，畢竟算個甚麼？」媽娘說：「妹妹之言，我也不敢分辯，祇是聚首將近三年，姐姐、妹妹一旦舍我而去，如我濁物，姐姐、妹妹自然覺一日不見此濁物便清亮許多了。祇是我與姐妹相處之久，姐姐、妹妹不替我想，我如何過得？」引香說：「各人顧各人，我不能替你，你也不能替我。」說到這裏，他三個就無言對立，宜人、阿黎想勸也沒話可說，祇是陪著下淚。過了一時，引香說：「我們這是何必？豈不是把好光陰虛度了？」一句未說完，祇看宜人、阿黎抱頭大哭，倒是引香、拾香來勸住了他兩個。媽娘說：「你兩個這大哭又從那路而來？」宜人說：「人心不同，相感則一。今日之宜人、阿黎，固無殊於引小姐、拾小姐也！」媽娘說：「噯！是我薄命，不能同引姐姐、拾妹妹常在一處看花燈、猜啞謎、踏青送春，倒連累了引姐姐、拾妹妹，今日這一回頭惱並宜姐黎姐這一回傷心。」正在說著，丫頭來說：「奶奶請兩位小姐。」媽娘問說：「做甚麼？」丫頭說：「是請小姐們到上房用飯，今晚奶奶因二位小姐回去特備的，已經著人去請少奶奶去了。」說著引香、拾香起來向媽娘說：「我也不到貴處去辭行了。」又與宜人、阿黎辭了一辭。媽娘同宜人、阿黎送到處處的洞門纔回來。

媽娘又到聊寄齋坐下，問宜人說：「你們兩個在這裏住著，豈不太寂寞了，我叫姐姐來與你們作伴。」阿黎說：「人若不寂寞，就是一個人住著也不寂寞；若是寂寞，就是一百個人住著也是寂寞。這寂寞卻不在人之多少。」宜人說：「你回去叫姐姐來也好，祇是我這邊添一個，他那邊不又少一個，不覺著他們一處住慣的，忽然分離了嗎？」媽娘說：「總是在一處，相離也不遠。」宜人說：「依我看著，卻是‘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一萬重’。」媽娘聽著，嘆了一口氣，帶淚而去。

到了明月清風廬，見雁奴及娉婷在那裏坐著。見了媽娘來都站起來，雁奴說：「姑奶奶說了，叫媽姐搬到這裏住罷，同我都在那邊櫥子裏。」媽娘點點頭，也不坐下又出去了。

一直到了所所那邊。正在走著，忽聽一個人說：「我們到底怎麼了？」媽娘聽著就停住了腳，又聽一個人說：「這祇好隨他了。」說著又嘆了口氣。

媽娘聽著，在那一塊太湖石前邊，這石頭後邊，都是小紫竹子。媽娘就分開竹子慢慢進去，走到跟前方纔蹲下，等了一時卻不聽動靜，又起來轉過前面，卻不見一人，心裏想著：「方纔明明一個像娟姐，一個像關姐，說話如何不見了？真真是《西廂》上說的‘難道是昨夜夢中來’。祇是夜裏好作夢。這無將黃昏尚未到夜裏，我如何就作起夢來了？」想著就往那正房走，走未幾步忽聽一個人背後叫他，說：「天黑了，你怎麼一個人來這大地方來？」媽娘轉過臉來一看，卻是娟姐。媽娘說：「我是來作價的。」娟姐說：「請誰？」媽娘說：「恭請足下。」娟姐說：「這時候又不牽親，又不上頭，請我作甚麼？」媽娘說：「前日有勞，今日踵門拜謝，還請與宜、黎二位作伴。」娟姐說：「這個事正該用著我，我們好慳慳惜惜了。」媽娘說：「姐姐莫忙。」娟姐正色問說：「怎麼莫忙？我又有甚麼忙的？」媽娘笑了一笑說：「有罪，有罪，失言求恕！」又問他三個那裏去了，娟姐說：「方纔都在這裏，我看娟姐、關姐在那太湖石下坐了一會，不知那裏去了，窈姐是在屋裏繡手帕子，媽姐今日不來了。」媽娘說：「我知道，天黑了，我也不到屋了，你見了他三個替我說我來看他們罷，你也就去罷。」說著媽娘回來，到了明月清風廬，坐下問雁奴說：「我去了，你姑奶奶可有話說我甚麼？」雁奴笑了一笑說：「大爺的話說錯了，‘為人不作虧心事，何怕半夜鬼敲門’，我姑奶奶有

甚麼子說你的，你想想你有甚麼可說的，姑奶奶就說你甚麼。」媽娘笑著說：「你可算一位副將軍，真是‘殺人如草不聞聲’。」雁奴說：「我卻沒殺人，倒拐了一個人。」娉婷聽著，就起來將雁奴捺在椅子上膈肢他，雁奴笑的祇落喘氣，說：「好姐姐，我說話不與你相干。」娉婷說：「正為不與我相干，我纔膈肢你，這纔是‘公道自在人心’。」娉婷說著，又去膈肢，雁奴說：「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」媽娘說：「罷了，饒了他罷。」娉婷鬆了手，雁奴起來，媽娘說：「你看你的金釵也退了，頭髮也散了。」說著就起來拿個小梳子替他攏一攏，說：「看你姑奶奶來看著，又要嚷你們淘氣了。」將纔收拾完，祇見兩個丫頭提著燈籠，引著富春來了。進了裏間，叫兩個丫頭回去。坐了一時，媽娘又問他引香、拾香去的話。說了一會，富春說：「恭喜。」媽娘說：「甚麼喜？」富春說：「到明日你自然知道。」媽娘問他，他總不說。不知是甚麼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